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
第三十四回 求課誦報本回心 說忠欺災祥果報

話說祖師跌坐在大雄寶殿之上，旁左兩楹之間來往善信瞻仰不斷。寺僧焚香懺，借師演化，因而交攬檀越施主，也有許願酬恩的，也有齋僧結緣的，也有問道求度的，也有悔過消愆的，也有為自身祈禳疾病痊癒的，也有為妻子保安修醮的。那祝延聖壽牌位設在正中，和尚只持科文，晨夕誦念一遍。那曾見為父母的來叩大慈，恩光普照，又見那僧眾奉承勢利，忙忙碌碌，道人行者奔走，躑躅踴躍。祖師大展智光，乃向三個徒弟道：「世態人情百千變幻，我等欲行度脫，只管得目前。即此目前尚漏，如何普及萬方，永垂歷劫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師盡師心，一隨萬變。」尼總持答道：「只據現在，任其去來。」道育答道：「有我有人，無人無我。」祖師聽得道：「汝三人意見雖別，理實不殊。只是於三世慈尊原意少異。」尼總持便合掌稽首，拜問三世原意。祖師道：「為父母出家，今已披剃在佛門，那些地獄中有情，寧忘了演化？」尼總持當下穎悟，乃兩眼看著鬱富五人，上殿來瞻禮。祖師卻又一心裡想著輕塵的課誦根因，只見鬱富五人上得殿來，跪拜在祖師面前，也不言語，只是磕頭。祖師大放光明，備知來意，但口誦一偈。說道：「知心便問心，云何墮此獄？」

反此不正經，消愆在慎獨。

鬱富等不知偈意，惟鬱貴叩首師前道：「小子知也。」乃起身向寺僧告許經願，祈保雙親康健，災難無侵。當時就有一個僧人近前道：「施主要建一會經願道場，還是建一藏課誦功德？」鬱貴道：「一會怎麼說？一藏怎麼解？」僧人道：「一會乃是一時修個法會，一藏是課誦經文五千四百八十卷為一藏。一時法會燈燭香花齋儀，與一藏課誦的功德費用多寡不同。」鬱貴說道：「只要功德廣大，我祈求得益。」僧人道：「如此，須是與施主課誦一藏經文。」尼總持聽了僧人課誦之言，乃向僧人道：「莫要輕塵的課誦。」鬱貴笑道：「師父不言，小子也忘了，但不知可有此事？」那僧人聽得，吃了一驚，忙向尼總持問道：「師父如何說輕塵的課誦？輕塵乃吾師也。見今疾病在房，師父這言說得有些古怪蹊蹺，請畢其說。」總持但合掌不言。鬱富便說道：「我等為不明孝道，誤犯雙親，被陰司冥譴，已墮成獄。幸未離善地，得聖僧救度，於冥冥中見獄主懲治一僧，說他為人課誦得賄，不完經功，把週身鐵釘遍釘，得聖僧救解。我們影響之間，尚記得他名號輕塵，叫他徒弟若孫速補完經文，以釋前罪。」僧人聽得，問道：「施主，此言卻從何處見聞？」鬱富道：「便是夜來山門廊廡處，明明顯化。」僧人道：「果是吾師為人課誦經文未完，偶患惡瘡，遍身疼痛，將已垂亡。昨夜忽然瘡口合愈，住痛得生。細思冥冥報應不差，我等為師續經懺罪，自顧不暇，尚敢又攬施主經文，重複造孽？」僧人乃稽首尼總持，說道：「師父既解救我師於冥冥，這鬱施主經文一藏，借道力與他成就了功德罷。」總持道：「我等隨師東行，功夫不能久留。」僧又向道育稽首說道：「望三師父與他課誦罷。」道育答道：「此係吾總持師兄攬來的功果，小僧未敢承攬。」時在堂尚有眾僧，齊道：「我等不必推讓，何不稽首祖師前，聽教何人課誦？」眾意乃定，齊到祖師前合掌啟知祖師。祖師與道副正閉目端坐，眾侍左右。忽然祖師開眼道：「得四句偈語。」說道：

誦經本孝，為誦則忠。

失卻忠孝，須歸仁者。

祖師說偈畢，乃看著道育說道：「徒弟，汝當推廣本來善願。」道育道：「祖師為東普度，法駕將行，弟子為人課誦，恐坐日遲延，未為事便。」祖師道：「吾雖為東行度，但與本國夙昔有緣，順道演化，只要成就眾善，何忌遲延？」當下道育向師禮謝，遂承應課誦經文。只見眾僧知輕塵果報，又見鬱氏五子回轉孝心，為親修建功果報本，鬱老夫妻得知，遍傳引得遠村近裡僧尼道俗、善信男女，各出金粟，建一個祝延聖壽報本的道場。眾信僧人都拜請祖師登座，為眾說法。祖師道：「既令吾徒弟承行課誦，一切科儀悉聽他行持，吾暫移靜室打坐。」乃令道副隨身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阿羅三位尊者見尼總持以口舌化鬱富等五人，動了嗔念，向十殿聖前念了幾句梵語，現出真實不虛地獄，警戒他五人。又為出家高僧，安可令他遊遊地獄？那犯法罪惡，污穢僧身，只為救度眾生，說不得廣施方便，乃以白沐猴獻果試他禪心。尼總持那時若見了白猿桃果，說吃了免入地獄，一時吃得，便入貪癡。只就他一心自付，不敢僭受聖真之獻，便成就了他這一件功德。也是鬱氏五人之幸，又得道育高僧與他課誦經文，修建法會，阿羅三位尊者乃向四位尊者道：「尼總持以孝化忤，以順懲逆，吾故試以法，以扶其教。今道育課誦，雖為鬱氏五子報本根因，實為輕塵和尚消愆。尊者慈悲，曾云法試，毋使他禪心不力，又被邪魔亂正。」第四位尊者生歡喜心，允首答道：「俟彼誦持演化，吾自有法以試。」

卻說輕塵和尚為受賄課經不完遭譴，被聖僧救度。這一端情由，往來寺中無一個不知。他自己也省悟悔改，一時瘡痛已痊，入堂參拜聖像，懺悔罪逆。乃謝尼總持畢，隨上道育法座前合誦經咒。恍恍惚惚，只見一個蠻使手捧二函，上寫著一行字：一函開著「經資三金」；一函開著「經儀七金」。七金者，置於道育座前；三金者，置在輕塵前面。那輕塵看了又看，道育端誦不顧。少頃蠻使與函不見。道育經文誦畢，乃向鬱氏及眾信說道：「小僧奉師旨承攬經功，此心惟恐心與經文不一，或生慢心，或生妄心，或生利欲等邪心，或生育我種種私心。口雖誦念，眼實外觀，經隨眼去，擊隨誦入。自保不暇，焉能與人度脫？諸善信當鑒小僧真誠，切莫惠布金錢，不但受領入了貪邪，只一入眼，恐起了無明之妄。」道育說罷，只見眾信中一男子開口問道：「聖僧之言，果是真誠。為十方眾生，課誦功德實行。且請問：我等佈施金珠，供養三寶，聖僧課誦經文，代消災罪，與受原屬至情正道。祇園長者也曾佈施，我佛慈尊也曾受納，彼此利益，不背人天。聖僧方才說人貪起妄，不知墮入哪項擊因？」道育道：「小僧出家，原為感皇王水土之恩，無有個職名之報，願以一忠披剃。今只就這忠之一字，為諸善信開陳。人生世間，這個方寸，無形無聲，斂之至微，發之至大，百千樣變幻，皆從此出。只就這忠道，對著個欺罔，這忠有百千樣福祥，欺有百千樣業障，福祥多少榮，業障無限苦，總在這方寸。人何為自苦！」男子聽了，合掌稱謝道：「願聖僧把這忠字，為何有百千樣？這福祥卻是何等樣受？這欺字為何有百千樣？那業障卻是怎幾樣苦？」道育道：忠有第一樣，眾善信，你聽小僧說來：

第一為臣子，願得稱為良。

上事堯舜主，仁義佐贊襄。

登庸賢哲士，綏猷及萬方。

惟知道事上，那念家門昌？

入相或出將，雄名著邊疆。

每念身殉國，不問家與鄉。

為牧及為尹，萬民命所當。

廉靜普慈仁，不貪酷與賊。

莫雲民易虐，微疵若自傷。

抱此一赤節，名傳萬載香。

善男子聽了，心生歡喜，說道：「聖僧說的一團道理，果然正大。我這寺中往往有高僧來講經說法，有一等只講些禪機梵語，愚昧的聽了打盹瞌睡起來，那有敢輕藐釋教的，只是磕頭念佛，哪裡明白？雖說禪機深奧，有緣的自悟入道，不肯輕泄匪人。世人一登善地，一聞梵音，便超凡界。只是不如聖僧明明白白教道。且再請問第一樣忠道之下還有多少？」道育答道：「忠道多端，比如為人，謀事盡自己一個實心，把他人事如己事做，便就是忠。一存個為利的心腸，或無終始，或反傷壞，或畏嫌忌，或貪酬報，便是不忠矣。比如小僧們為人課誦，那善信一種求佛的志誠，何等厚望你完成，你卻貪利，不盡實心，這罪孽怎生懺悔？」道育說

到此處，只見輕塵與徒弟子，俱各合掌瞻拜謝過。男子聽了，便懇求聖僧備細把盡忠福祥與欺罔的罪孽苦惱一一教道。道育道：「眾善信既要備細聽聞，小僧也說不得刻薄，攻人之短，有礙慈仁。但存忠是世人自己享福免苦，小僧便喋喋叻叻，寧甘罪過。你聽我說來。」

說忠良，護厚福，百代金紫何須卜。
好名萬古永流芳，為聖為神為仙佛。
想高官，貪厚福，功名富貴何時足。
一心只顧保身家，那念公庭與民物。
肆貪殘，逞暴酷，不恤黎元遭荼毒。
一朝天網說恢恢，難保身家無別戮。
縱然漏網在生前，身後寧逃災病促！

道育說罷，男子合掌稱善。只見一個士人，名喚做昌遠，向這男子叫一聲：「錢定兄，你今備問，高僧備答，固然陰陽報應，善惡不爽。只就你方才說的，忠良與欺罔，福祥罪孽，如今卻有一宗不明白，請教請教。比如我小子三世善良，一心忠懇，告諸天地不悖，質諸鬼神無疑，怎麼累世貧寒，前程阻隘？我這隔海沙村，一富厚世家，說起他積惡，真是挽西江之水，罄南山之竹，也寫不盡。你看他代代拖金衣紫，個個蔭子榮妻。看這報應，卻又何在？」道育聽了，問道：「先生有怨心否？有妒意麼？」昌遠答道：「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小子何怨？彼或固有這富貴，於我何與？又何妨？只是就高僧言事論事，這一件不得明白。」錢定說道：「五行秉受，世運變幻，或者僥倖苟免。」道育笑道：「若如此說，造化又私，陰陽報應復舛矣。先生但固守君子之行，不入怨尤之地，安心靜聽，終有見聞。縱不在一時之因，自有百年之應。」昌遠也笑道：「高僧見教，一團正理。只是小子刻間不明白，難免日後不生疑，看來報應還在個有無之間矣。」道育聽得，乃看著輕塵說道：「師兄，你的一宗公案未消，這宗事必須借重昌先生明早心胸，定然明白。」道育說罷，乃續課誦。在堂僧眾也有聽了這一番說話的，道忠良奸欺、福祥罪孽，真真不爽。也有聽了昌遠說的，尚懷不信心。還有私議法座，被士人參駁倒了，又不知何事借重輕塵，莫是答應不出，把輕塵甚麼公案推托也。當下天晚，眾各散歸。

卻說道育退下座來，進入靜室，稽首了祖師，復入蒲團坐位。卻想起昌遠之一宗問答，乃端坐默念了一聲梵語，只見一尊神將立前，說道：「吾僧有何委托？」道育道：「前所臨獄主一宗公案，乃寺僧輕塵災罪未決，今已為他度脫，便是這種根因。但又生出一宗，使眾人不明因果。敢借神力押那輕塵和尚往前獄，消了這宗公案。仍復查明一個昌遠士人不明白的因果，以伸了吾師演化之願，成了我等扶助東度之功。」神將便問：「何事士人疑惑辨問？」道育說道：「據這士人自稱，三世善良，一生忠懇，怎麼累代受貧，前程不利？海村富貴，積惡多端，如何代代金紫？這報應差殊，他心地穎惑。」神將聽得，隨化了一道金光，直到輕塵和尚房中。只見那和尚自在堂中課誦了經文，吃了晚齋歸到僧房，不肯調攝方愈的身體，乃便碌碌查收割的稻穀帳目，叫那徒弟若孫攬張施主家的經，送李施主家的疏，罵行者不掃地，嚷道人不燒茶。徒弟好的，不作聲，讓他聒聒噪噪。不耐耐的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瘡才好了，痛才止了，早早安息罷。」和尚方才收拾欲臥，朦朧閉眼，只見金甲神人近前，把他陽魂攝去，復問他昌遠士人何處。和尚指說：「近寺不遠。」神人押著和尚到了昌遠家門。只見那士人在那書房中：

青燈獨守，黃卷自溫。寒氈坐破，了無愠戚之容；石硯磨穿，那有憂貧之色。展彩錯落，文房四寶；呻吟吁歎，義理千篇。只見他：玉漏頻催殘夜，金猊已冷香煙。那士人，猶挑盡寒燈不輟；這神將，但喚那障眼來魔。

神人見了這士人窮居陋室，破壁寒窗，對著聖賢經傳，不忘誦讀功夫。一念慈悲，不忍他這勤心貧困。但受了高僧之托，只得攝引他魂，忙叫睡魔把他精神疲倦。昌遠不覺打了一個呵欠，於夢寐中便隨著神人來到一座公廨去處。只見一位主者，正在那廳上拷問許多善惡情由，左右報稱神將降臨。那主者忙出階恭接，道：「上界尊神，何事降臨？」神將道：「一為高僧代誦經咒，押這和尚消了罪孽；一為士人昌遠不明忠欺報應，稽查這種根因。」主者聽得，延神將上坐，隨喚過輕塵和尚到階下，戒諭他一番，說道：「你受人之托，當忠人之事，經文咒語，三寶真言，登善信於天堂，救罪人於地獄。可是你貪金錢，便是賣錢焚香禮聖可也，怎教你指經不誦？分明貪詐人財。那托你焚修課誦之人，心念一舉，你豈知冥冥中隨注筆立卷。你不誦，怎銷功果？今幸東度高僧與你消釋，你當苦守禪規，勿效凡愚鬻利。」主者說罷，便叫左右取出一簿子，注上一個「銷」字，喝一聲：「縱放你回，再看你後！」卻是如何，下回自曉。